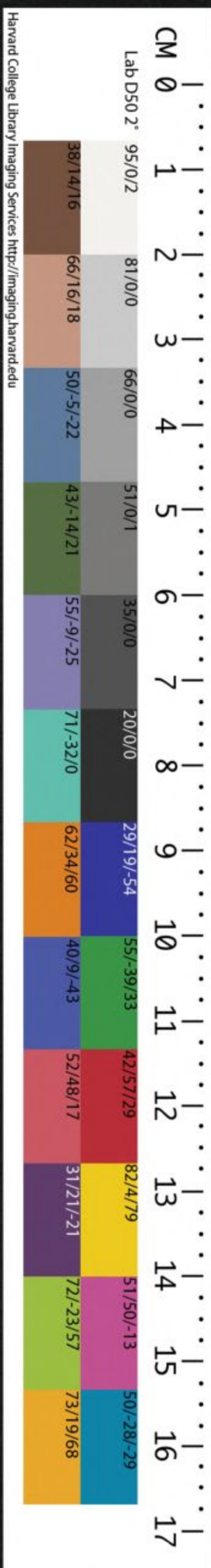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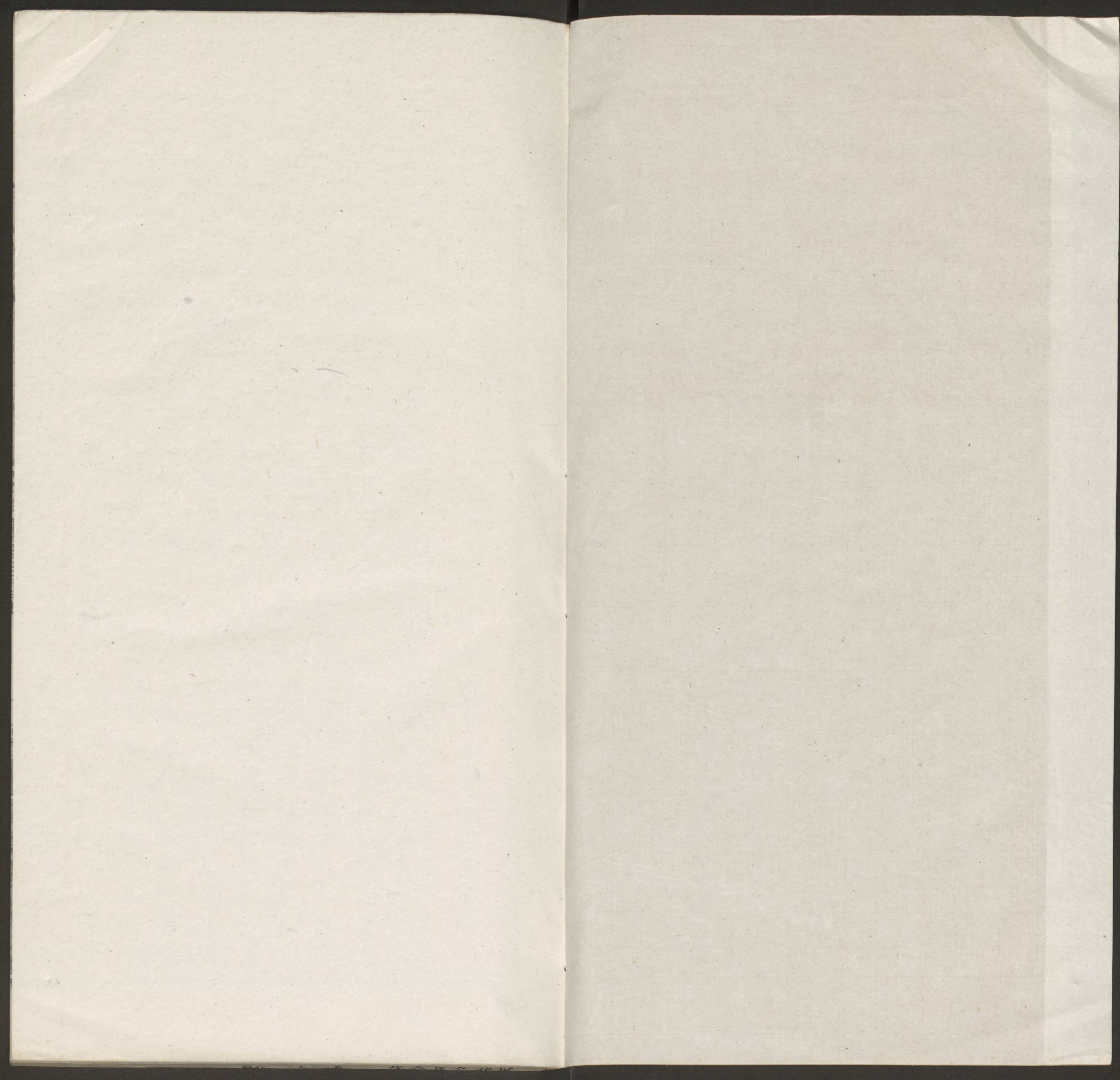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215

T 4664/4244A









附八名在漢書卷之二十三

任

趙主成平... 七年... 趙主成平... 七年... 趙主成平... 七年...

趙主成平... 七年... 趙主成平... 七年... 趙主成平... 七年...

趙主成平... 七年... 趙主成平... 七年... 趙主成平... 七年...

趙主成平... 七年... 趙主成平... 七年... 趙主成平... 七年...

趙主成平... 七年... 趙主成平... 七年... 趙主成平... 七年...

趙主成平... 七年... 趙主成平... 七年... 趙主成平... 七年...

趙主成平... 七年... 趙主成平... 七年... 趙主成平... 七年...

趙主成平... 七年... 趙主成平... 七年... 趙主成平... 七年...

趙主成平... 七年... 趙主成平... 七年... 趙主成平... 七年...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三十六

任將

趙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其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矣。毋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  
魏樂羊為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  
羊坐其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覲斯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  
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  
其功而疑其心。

漢高祖為漢王時。入蜀。韓信亡楚歸漢。滕公言於漢王。拜為治粟都尉。漢  
王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  
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  
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  
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  
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  
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

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願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  
鬱鬱久居於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  
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  
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  
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  
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  
驚。

漢文帝十四年。馮唐為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  
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  
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  
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  
在趙時。為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



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而搏髀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閒慶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此郭門之闔也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設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直重金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頗聚代之是以兵破士亡為秦所禽滅

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推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魯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其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後軍安知尺籍五符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

成帝時光祿大夫執金吾辛慶忌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後徵為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真有意之奇晉獻不寐晉獻公欲伐虞以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難勝於亡形豫勝之也慶音集也



豫設則亡以應卒。

卒讀曰猝。謂暴也。

士不素厲則難

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

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執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

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

獲虜。外夷莫不聞。迺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

災未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瓜牙官。以備不虞。

東漢光武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

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

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戶

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

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

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

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而已。

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人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

遣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劔。勅異曰。三輔

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

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鄉

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勅。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

布威信。弘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異。

馬援在交趾。嘗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

援欲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

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

馬武與於陵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狀。光武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

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槨葬而已。稱槨。故賓客故人莫敢予會。

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



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總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才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燕將攻下聊城。人來護之於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下未規也。猶窺見故伏波將軍新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謂援使寧自知當要十郡之使。徵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隴。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為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執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量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守音丸。援及音丸。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

悔吝之心。遂斬滅微側。克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也。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漢。南渡江海。觸冒言氣。僵死軍士。名滅膏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遂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韓子曰。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王信乎。王曰。否。三人言。王信乎。曰。寡人信。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謗臣者過三人。願王熟察之。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釀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賞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問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



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公羊傳

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為桓公諱也。聖王之祀。臣有五義

以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能

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接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

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藥布哭彭越之義。前書曰。彭越為梁王。藥

以諫反梟首洛陽。詔有收視者捕之。布使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冒陳悲憤。戰慄闕庭。

南陽太守杜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曰。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帥反旅。海內合和。萬世蒙福。

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武二垂。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

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橐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

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觀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

足於內郡。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為為師克在和不在衆。陛

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昔湯武善御衆。無故忿驚之師。陛下

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息藻。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

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倚者。天下已安。各重性

命。夫言以下咸懷樂土。不讎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

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複厚賞。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

師。競而忘死。棄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

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仗自惟忖。

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

恩。收養不稱。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愠。誠惶誠恐。八年。上書

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

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屬事如使。臣詩必

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



不許之。

章帝時。中郎將鄭衆為耿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耻。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為騎都尉。以恭司馬石修為雒陽市丞。張封為雍營司馬。軍吏范羌為共丞。餘九人皆補羽林。靈帝時。鎮賊中郎將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及南陽太守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黃巾賊帥趙弘。自六月至八月不夜。有司奏欲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儁討潁川。以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因急擊弘斬之。

魏明帝時。司馬懿將伐遼東。散騎常侍何曾上疏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為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辭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迥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為寮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而裁。臣愚以為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生有儲。則無恙矣。帝不從。吳周瑜病。因上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



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道。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路之日。所懷盡矣。

侯建衡元年。陸禕初為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為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體質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真善於禕。

晉武帝時。劉元海於魏已為任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泰始以來。王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鑿。雖由余日。碑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識。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

善。孔恂楊珧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為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熹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元海之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

東晉元帝太興二年。著作郎虞預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上疏曰。臣聞承平之世。其教先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剋。故牧野之戰。呂望杖鉞。淮夷作難。召伯專征。獫狁為暴。衛霍長驅。故陰陽不和。擢士為相。三軍不勝。拔卒為將。漢帝既定天下。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鉅



鹿馮唐進說。魏尚復守詩稱。趙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忽哉。況今中州荒弊。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貊之族類。即寇竊之幸。脫陛下登阼。威暢四遠。故舍此等反善。向化。然狼子獸心。輕薄易動。羯虜未殄。益使難安。周撫陳川。相係背叛。徐龜驕黠。無所拘忌。放兵侵掠。罪已彰灼。昔葛伯違道。湯獻之牛。吳濞失禮。錫以凡杖。惡成罪著。方復加戮。龜之小醜。何足不滅。然豫備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為防。為防之術。宜得良將。將不素簡。難以應敵。壽春無鎮。祖逖孤立。前有勁虜。後無係援。雖有智力。非可持久。願陛下諮之群公。博舉於衆。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則宜獎厲。使不顧命。旁料冗猥。或有可者。厚加寵待。是令忘身。昔英布見慢。悉欲自殺。出觀供買。然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哉。誠知山河之量。非塵露可益。神鑒之慮。非愚淺所測。然匹夫嫠婦。猶有憂國之言。况臣得廁朝堂之末。蒙冠帶之榮者乎。

後魏明元帝時。并州胡數萬家。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率師討之。敗績。太宗問羣臣曰。胡寇縱暴。人衆不少。表等已不能制。若不早誅。則良民大受其禍。今既盛秋。不可為此小盜而復興衆。以廢民業。將若之何。玄伯對曰。表等諸軍。不為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衆雖盛。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軍為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之。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號為威猛。胡醜畏服。諸將莫及。太宗從之。

孝明帝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任城王拓跋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強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強幹弱枝之義也。靈太后初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澄又奏。



曰。固本宜強。防微在豫。故雖有文事。不忘武功。况今南蠻仍獲。北妖  
頻結。來事難圖。勢同往變。脫暴勃忽起。振動關畿。四府羸兵。何以防  
撥。平康之世。可以寄安。遺之久長。恐非善策。如臣愚見。郎將領兵。兼  
總民職。省官督。祿於是乎在。求還依前。增兵益號。將位既重。則念報  
亦深。軍郡相依。則表裏俱濟。朝廷無四顧之憂。姦宄絕窺覷之望矣。  
卒不納。

孝武帝時。天下多事。尚書右民郎路思令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  
唯祀與戎。戎之有功。在於將帥。三代不必別民。取治不等。五伯不必  
異兵。能剋宗。有湯武之賢。猶須伊望之佐。堯舜之聖。尚有稷契  
之輔。得其人也。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也。三河方為戰地。何者。勤之  
甚易。靜之至難。竊以比年以來。將帥多是貴寵子孫。軍權統領亦皆  
故義託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於銜杯躍馬。志逸氣浮。所履操腕。

便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怖懼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  
在前。以當銳。強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不集。任羊質之  
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令不敗。豈有得哉。是以  
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又怖敵。遷延而不進。國家便謂官號未滿  
重爵屢加。復疑賞賚之輕。金帛日賜。帑藏空虛。民財殫盡。致使賊徒  
更增膽氣。益盛生民損耗。荼毒無聊。主歎臣哀。向心寢食。臣雖位微。  
竊不違舍。臣聞孝行出於忠貞。節義率多果決。德可感義夫。恩可勸  
死士。今若捨上所輕。求下所重。黜陟幽明。賞罰善惡。搜徒簡卒。練兵  
習武。甲密弩強。弓調矢勁。謀夫既設。難士先陳。曉以安危。示其禍福。  
如其不悛。以我義順之師。討茲悖逆之豎。豈異礪蕭斧而伐朝菌。鼓  
洪爐而燎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以愚短昧死陳誠。

唐高宗儀鳳中。吐蕃數盜邊。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洛陽宮。言命將



用兵之要曰。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臣觀魏晉齊梁。才固不乏。然何益治亂哉。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鄆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亡。無拔河橋之敗。斷可見已。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也。志士在富貴與賤。貧昏思立功名以傳于後。然知已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就煨塵。抱棟幹。困溝壑者。愆愆之人。直覩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略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觖望。此富貴者易為善。貧賤者難為功也。昔漢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囚之。知李廣才而不用。乃歎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天下無雙。時方歲事匈奴。而罕不任。故近不知尚廣之賢。而遠想庶願李牧。馮唐。是以知其有而不能用也。此身為時主所知。不得盡其才也。晉羊祜謀

舉吳。賈克荀勗沮之。枯歎曰。天下事不如意十常七八。以二人不同終不大舉。此據立功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奇抱策。而望朝奏夕召。豈易得哉。臣願歷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有智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騁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毋令久失職。又言人無常俗。政有治亂。軍無常勝。將有能否。兵為王者大事。存亡繫焉。將非其任。則殄人敗國。齊段孝玄有言。持大兵如擎盤水。一致蹉跌。求止可得哉。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此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為本。今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事孤兒。進非幹略。雖竭力盡誠。不免於頽敗。若之何用之。且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來。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呂蒙。馬隆。蓋觀悉出貧賤。而勳伐甚高。不聞其家世將帥也。故陰陽不和。握七為相。鑿不延。擢校為將。今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



之思乎。又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君子勗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蕃本非疆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喪師。脫身以免。國家寬政。罪止削除。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陛下願收後効。然朝廷所少。豈此一二人乎。夫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臣誠既賤。干非其事。豈欲間陛下君臣生薄厚哉。正以刑賞一虧。百年不復。故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今罰既不行。賞復難信。故議者皆謂比日征行。虛立賞格。而無其實。蓋忘大體之臣。恐賚勲庸。竭府庫。留意錐刀。以為益國。所謂惜毫釐。失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不可欺。安有寓不信之令。設虛賞之格乎。自蘇定方平遼東。李勣破平壤。賞既不行。勲亦淹廢。歲月紛淆。真偽相錯。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偽勲所由主司過也。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然未聞有一臺郎

戮一令吏。使天下知之。陛下何照遠而不照近哉。神州化百。文昌政本。治亂攸在。臣故冒死而言。夫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請借近以為諭。貞觀中。萬年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沒。太宗棄之都市。後征高麗。總管張君乂不進擊賊。斬之旗下。臣以為偽勲之罪多於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乂。使早誅之。則諸將豈復有負哉。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且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陛下病之於不廣大。過在於慈父。斯日月一蝕也。又今將吏貪恭。所務口馬財利。臣恐戎狄之平未可旦夕望也。凡人識不經遠。皆言吐蕃戰前隊盡。後隊方進。甲堅騎多。而山有氛瘴。官軍遠入。前無所獲。不積穀數百萬。無大舉之資。臣以為吐蕃之望中國。猶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明暗。夷狄雖禽獸。亦知愛其性命。豈肯前盡死而後進哉。由殘迫其人。非下所願也。必其戰不顧死。則兵法許敵能



關當以知等取之。何憂不克哉。向使將能殺敵橫屍蔽野。斂其頭顱。以為京觀。則此虜聞官軍鐘鼓。望塵卻走。何暇前隊皆死哉。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得跳梁山谷。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挂籍之口。人稅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一大馬。不為數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間畜馬可五十萬。即詔州縣以所稅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為彊。若一切使人乘之。則市取其良。以益中國。使得漸耗虜兵之盛。國家之利也。高宗善之。

玄宗天寶六載。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常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楊國忠見素後復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銷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翹。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

玄宗時。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還。詔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因令經略吐蕃。嘉運以新立功。日酣傲。未赴屯。尚書左丞相裴耀卿言於帝曰。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然臣見其驕色。竊憂之。恐不足與立事。今盛秋防邊。日月已薄。當與軍中士卒相見。若不素講。雖決在一時。恐非制勝萬全之義。且兵未及訓。不能知法。士未懷惠。不可共心。使幸而有功。非師出以律之善。又萬人之命倚於將。示不得已。故鑿凶門而出。今酣呶朝夕。胖肆自安。非愛人憂國者。不可不察。苟不易帥。



宜嚴詔申約以督其行。帝乃促嘉運詣部。卒無功還。

代宗大曆六年。副元帥李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當自訓練。今自河隴達于扶文。綿亘二千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兩道俱下。臣保固河隴。則不救。梁岷進兵扶文。則寇逼關輔。首尾不贍。進退無從。願更擇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專備隴坻。詔從之。

大曆十四年。崔寧在蜀十餘年。至是入朝。吐蕃與南詔合兵三道入寇。諸將不能禦。州縣多陷。上憂之。趣寧歸鎮。揚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真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故失之。勝亦不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成兵。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為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遂留寧。

德宗時。翰林學士陸贄上奏曰。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頃

在鳳翔所管。或本從河朔同來。後因汴宋用兵。權抽赴彼。應援。所以行營將士。猶舉幽隴為名。今之元兇。乃其舊帥。岐下則楚琳助亂。蜀門則朱滔黨姦。獨此偏師。標然河上。其營幕則寄于他土。其家屬則陷於匪人。又屬汴路姦虞。浚城陷覆。糧餉屢絕。資裝火殫。士卒常情固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管。否則散適樂郊。而曲環撫之。悉無離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處危能安。聞難輒赴。甚推齊肅累著功勳。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才節。絕有過人。但緣羈寓多時。窮匱轉甚。繼陳章奏。言極酸辛。告急朝廷。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謂流涕。若失於應接。則終以危亡。良將義從。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實。恐須密勅韓滉。切令贍恤此軍。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加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艱難無以表特操。非英



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悅勸。臣不勝區區為國獎善極危之意。謹啓事以聞。謹奏。

贊又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曰。內侍朱冀寧奉宣聖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兇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各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簪組昇朝。若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尚。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此堯舜舍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通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鞅者。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

人逆鱗顛沛之患。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沉聞。傍懼貴臣。將為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蘊忠憤。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循省而備慮之。豈有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願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辯。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為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



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為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傍遭誑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為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况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為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格苗。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鴟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闌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踔踴躍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為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為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筭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閩漢。笞肉

擄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甚。輿發已殫。而為將帥者。高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日月獻納。復為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感。遂乃過為臆度。輒肆討論。以為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今以陛下効其明聖。群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耳。不足徵焉。臣請復為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趙齊。送為唇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芾聲勢相接。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既



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騰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力難易百倍。既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魏運日增。師徒日益。于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此自昔必然之效。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紆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墜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

繁矣。陛下為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為之行齋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戒。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脩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脩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辯攻守之緩急。臣謂幽薊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即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



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為猖狂出師。事起無名。氣情不附。進退惶惑。內外防虞。所以纒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為。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皆是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薊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弔。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相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疆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

以烏合之衆。扞襄野豺狼之群。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為繼援。累勅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效。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遵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芑還鎮為東都之援。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賊車籍馬之擾。滅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群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真李芑二帥而已。以攻必剋。以戰必強。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



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成。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為解者。必曰王師雖在。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實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實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實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殘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况留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降。是則滅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為冗食。從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為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謹奏。

贊又奏曰。賊此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

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為。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羨其軍盛強。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為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絲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迴奏云。見卿論敘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



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剋平寇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何悔追。伏望聖聰。速垂裁斷。謹奏。

贊又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群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防飛誘。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危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患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

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為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此所邀。藉此兩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歡。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通。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七兵而不肯為用。聚將而罔能一心。自為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建勳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圍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

贊又奏曰。欽淑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審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



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師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為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為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頃。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截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繫刑。喪師。虜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

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推。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繚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群帥。事無大小。悉為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奸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抵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勲業由己。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敢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



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順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契。頗具於茲。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憲宗元和四年。上令左軍中尉吐突承璀統神策軍討王承宗。節制諸道兵馬。翰林中。縷陳從古無令中人統鎮師徒。諸道受其節制者。師出不律。軍必無功。前後諫論一十八度。後宰相論亦不允。遂依上旨。乃令學士李絳撰白麻。其日絳又進狀稱事實不可。適有進旨召學士梁守謙。上手執一紙文書云。宰相悉言可任。承璀而學士不肯如何。遂令中書出勅。踰歲承璀果無功。旋師更寵。授開府儀同三司。依前中尉。絳謂諸學士曰。絳謬蒙恩獎。超越諸公。富悉報恩。不願獲

罪。今吐突啓用兵之端。無擒敵之効。傷人費財。貽國大耻。虧損聖德。汚辱史策。此事須上論。不敢迴避。履危之際。絳自上疏。不敢有累諸公。遂上疏極諫。其畧曰。且其擾改師徒。陷沒將校。衆請群議。必謂陛下正其刑。英懲之後。來。今返極寵榮。重加崇秩。已後更有敗軍失律之將。蹈利不賞之夫。則何以處之。若誅之。則罪同而罰異。王法之一也。若捨之。則保身而翫敵。國典之不行也。伏望心割不忍之恩。舉不刊之典。責無功之罪。追不次之榮。使備邊之將。有所懲勸。當危之士。無復頽望。實天下幸甚。

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論吐突承璀職名曰。自昨日來。臣與李絳等已頻論奏。又奉宣令依前定者。臣實深知不可。豈敢順旨便休。伏望聖慈更賜詳察。臣伏以國家故事。每有征伐。專委將帥。以責成功。近年以來。漸失舊制。始加中使命為都監。頃者韓全義討淮西之時。以



賈良國為都監。近日高宗文討劉闢之時。以劉貞亮為都監。此皆權  
宜。且為近例。然則興王者之師。徵天下之兵。自古及今。未有令中使  
專統領者。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便是制將。又充諸  
軍招討。要置使。即承璀便是都統。豈有制將都統而使中使兼之。臣  
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王承宗聞之。必增其氣。  
國史記之。後嗣何觀。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  
陛下始。伏乞聖慮以此思之。臣又兼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  
諸道將校。皆耻受承璀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  
而挫諸將之勢也。伏乞聖慮又以此思之。臣伏以陛下自春官以來。  
則日驅使承璀。歲月既久。息澤遂深。望陛下念其勤勞。貴之可也。陛  
下憐其心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於治亂。朝廷制度。出自  
於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

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今臣忘身命。瀝肝膽。為陛下  
痛言者。非不知逆耳。非不知危身。但以螻蟻之命。至輕社稷之計。至  
重。伏乞聖慮。又以此思之。陛下必不得已。事須用之。即望改為都監。  
且徇舊例。雖威權尚重。而制度稍存。天下聞之。不甚驚聽。如蒙允許。  
伏望速宣與中書。改為諸軍都監。臣不勝憂迫。懇切彷徨之至。  
吐突承璀率師出討王承宗。既而兵老不決。居易又上言。陛下討伐  
本委承璀。外則盧從史。范希朝。張茂昭。今承璀進不決戰。已喪大將。  
希朝茂昭。數月乃入賊境。觀其勢似陰相為計。空得一縣。即壁不進。  
理無成功。不亟罷之。且有四害。以府帑金帛。齊民膏血。助河北諸侯。  
使益富彊。一也。河北諸將聞兵少。陽受命。將請洗滌。承宗章一再上。  
無不許。則河北合縱。其勢益固。與奪恩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濕暴  
露。兵氣熏蒸。雖不願死。孰堪其苦。又神策雜募市人。不恤于役。脫奔



迭相動諸軍必擾三也。回鶻吐蕃常有游偵聞討承宗歷三時無功。則兵之疆疆費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虛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兵連事生。何故蔑有四也。事至而罷。則損威失柄。祇可逆防。不可追悔。亦會承宗請罪。兵遂罷。

憲宗時。白居易又論孫琦狀曰。伏以鳳翔右輔之地。控壓隴蜀。又近國門。最為重鎮。承前已來。多擇有功勳德望者為之節使。昨者孫琦忽除此官。臣緣素未諳知。不敢輕議可否。及制下之後。甚不愜人心。孫琦雖久從軍。不聞有大功勳。自居禁衛。亦無可稱。至於姓名。衆未知有。縱有才略。堪任將帥。猶宜且試於小鎮。不容便授此重藩。豈唯公議之間。以為過當。亦恐同類之內。皆生倖心。况今聖政日明。朝綱日舉。每命一官一職。人皆側耳聽之。則授之間。添宜重慎。今孫琦已受成命。未可遽文改移。待到鳳翔觀其可否已後。不可不審。伏恐

### 聖聰要知。

居易又論張奉國狀曰。奉國當徐州用兵之時。已有殊效。及李錡作亂之日。又立大功。忠節赤誠。海內推服。近來將校少有比倫。已蒙聖恩授金吾大將軍。以示獎勵。以臣所見。更宜與一方鎮。以感動天下忠臣之志。以推懾天下姦臣之心。何者。奉國之事。無人不知。方鎮之榮。無人不愛。若奉國更得節度使。天下聞知。人皆為貪寵榮。誰不爭效忠順。萬一若一方有事。一帥負恩。則麾下偏裨。競為奉國。亂臣賊子。不敢不息。一則明勸心貞。一則闇銷禍亂。聖人機柄。正在於斯。今奉國聞已有年。亦宜速用。事不可失。臣深惜之。然以奉國未曾為理人官。恐未可便授大鎮。若近邊次節度。有要替處。奉國最為得宜。謹具奏聞。謹奏。

敬宗寶曆元年。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



可許。李絳上疏曰：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慶分。中外人意，借此事機。所幸劉從諫未嘗久典兵馬，而昭義素貧，必無優賞。其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但速除近地一將，合無程赴鎮，使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則軍心自有所繫矣。今朝廷久無慶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爲之畫策，虛張賞設，軍士覲望，必歎指揮伏望，速下明敕，宣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續除從諫一刺史，必無違拒。臣常熟計利害，決無即授從諫之理。時李絳言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

宋太宗淳化二年，李惟清遷給事中，克鹽鐵使，遂以帳式奏御。太宗曰：費用若此，民力久何以堪。如何減省。即便裁度。惟清曰：比開寶軍興之際，其數倍多。蓋以將帥未得其人，邊事未寧，屯兵至廣也。臣聞

漢有衛青霍去病，唐有郭子儀李晟，西北望而畏之。如此，則邊事息而支用減矣。望慎擇將帥，以有威名者。俾安邊塞，庶節費用。上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今之西北變詐，與古不同。選用將帥，亦須深體今之機宜。韓彭雖古之名將，以彼時之見制。今之敵，亦恐不能成功。今縱得人，未可便如古委之。此乃機事，卿所未知也。

真宗咸平元年，右司諫孫何上奏曰：臣逐祖武有言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蓋得其人，則用無弱卒，戰無堅敵。失其人，則禍有不測。宗社收寄，黎民所賴。其委任而尊崇之也。故有築壇告廟而授者，有推轂分關而遣者。軍功爵賞，皆決於外。參佐僚屬，許之自辟。昔趙衰舉郤穀於晉，侯曰：與詩書而閱禮樂。晏嬰薦穰苴於齊，侯曰：文能附衆，武能却敵。非謂學孤擊劍，象輪拔棘，矜匹夫之勇，決一旦之命也。歷代將帥多出儒者。臣不敢援引三代，請以炎漢之後言之。光



武有鄧禹。劉備有諸葛亮。西晉有羊祜杜預。東晉有祖逖謝元。符堅則有王猛。後魏有崔浩。梁則有謝艾。隋則有高穎。至於唐室儒將尤多。若郭元振之鎮隴右。狄仁傑之帥河北。裴度之平淮蔡。溫造之定興元。此數臣者皆有尊主庇民之功。善始令終之德。一時武臣未有出其右者。宋後唐以馬上為治。文武之柄。辨為二。文者專治。筆硯。雖言軍旅之事。武者狃習戈戟。罕有帷幄之謀。交相是非。坐觀成敗。今塞北有未賓之狄。河西有強項之羌。偶未成擒。病在此耳。夫善師不陳。上將伐謀。事權宜專。號令貴一。古者元戎之外。餘皆偏裨。悉授指蹤。且無顧望。近代加以副貳參以監臨。事有嫌疑。動相牽制。而為將者。又多武人。崛起軍候。稍遷。息不足以懷雜虜。威不足以御群校。鮮有司馬之兵法。韓信之謀畫。亞夫之持重。關羽之勇敢。或逗遛而說寇。或險果而輕敵。黠虜假息。事皆由此。歷觀前代之備邊也。或振

旅薄伐。或整兵深入。或取贍於軍市。或因糧於敵境。或以屯田周給。或以輕齎自隨。而士皆宿飽。師出無敵。亦有旁招小國。近撫諸蕃。或厚賂以結其心。或反間而收其効。不困已之士卒。不竭已之饋餉。計中術內。使之控劔。晁錯有言曰。用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筭。故陳湯因烏桓而郅支滅。任延藉西域而匈奴敗。未聞空荒之地。使者旁午。動息之間。贏糧景從。臣嘗竊筭國家士人之衆。土地之廣。已百倍於羌虜。而兵戈屢動。未能垂橐街之首。輦運交馳。未能撤榆塞之警。其故何哉。蓋選將之術。任人之道。或有所未盡之也。今之節度使。昔之大行臺。今之都部管。昔之大總管。將帥列街。至今猶帶度支營田等使者。蓋元戎之任。無不統攝也。原其責成之道。欲使民不告勞。師有必勝。且耕且戰。足食足兵也。爰近代始有供軍糧料之名。隨軍轉運之目。使額既衆。適從無所。司計者不知尺籍伍符之數。握兵者不恤



飛芻輓粟之苦。群口交沸。互相督責。託稱上旨。而實戾成筭。動必中覆。而大費官帑。陛下何惜上將之旗鼓。通侯之印綬。不於文資大臣擇訪。委以節制。而使此二虜時聳邊方。唯祀與戎。斯為大事。唯名與器。必在得人。改而更張。正在今日。伏願陛下洞開城府。妙選公卿。勿俾武人擅其權。勿使中使撓其事。閩外之漕輓。一以付之。境內之租賦。推利一以與之。使其有牛酒而犒軍。有黃金而傾敵。舊所謂監陳先鋒之類。咸取偏將為之。仍令稟其節度。果用是道。且見幽薊之故地。河湟之舊墟。三年之內。皆為國家郡縣。與夫列校。齊駭。近臣迭往。不可同年語矣。難者或曰。利器不可以示人。大柄不可以歸下。此又膠柱之常談也。夫為國者。患賢之不得。不患權之分。保民者。患邊之不寧。不患將之重。苟得其人。則可以寄社稷之事。况疆場之任乎。苟非其人。則州縣之職。亦不可委。况貔貅之衆乎。陛下言。謂今之武臣

宣力已久。不可勃然改革。自可伺其秩滿。俟其員缺。或以儒將代之。統兵。酌其前勞。改授近地。况文武參用。典故具存。亦非聖朝創立此制。太社以不殺之畧。降巴蜀。平昇潤。下荆湖。太宗以非常之謀。取并汾。朝吳越。來漳泉。豐功厚利。炳在信史。天其或者留此二虜。啓發神武。待陛下而盪平。剪滅之。不可稽誅如此之久也。斯事機要。非小臣所當議。然備位諫列。受詔謹言。苟此際不能罄竭。狂瞽即尸祿曠官。甚矣。瀝懇章奏。惟陛下特達而行之。

真宗時。李迪為翰林學士。召對龍圖閣。命迪草詔。徐謂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遂辭州事。第怯耳。誰可代瑋者。迪對曰。瑋知隴斷。羅欲入寇。且闕關中。故請益兵為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畧。諸將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皇聖號。惡兵出。宜秋門邪。今關右兵多。可分兵赴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



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黃門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頷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矣。未久。喃廝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迪問曰。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居數日。奏至。瑋與敵戰三都谷。果大勝。帝曰。卿何以知瑋必勝。迪曰。喃廝囉兵遠來。使謀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是以逸待勞也。臣用此知其勝。帝益重之。時議者欲以金縢啗契丹。使攻元昊。御史中丞賈昌朝曰。契丹許我。有功則責報無窮矣。力止之。乃上言曰。太祖初有天下。監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土兵牙校之盛。盡收其威權。當時以為兩世之利。及太宗時。將帥多舊人。猶能仗威靈。稟成算。出師禦寇。所向有功。近歲。是倖子弟。飾厨傳。釣名譽。多非勲勞。坐取武爵。折衝攻守。彼何自而知哉。然邊鄙無事。尚得自谷。自西羗之叛。士不練習。將不得人。以屢易

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况親舊恩倖。出即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今楊崇勳。李昭亮。尚任邊鄙。望速選士代之。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此揀弊之一端也。



